

# 峰頂歲月

慣居平地的人，是否有可能長時間處於空氣稀薄的高海拔地域？我想真正要生活上一段長久的時間，應該很難。

那麼咱們夜宿峰頂，欣賞著物換星移、日月昇落，應該不算件難事。

## 山影照在東方雲海與穹蒼的分際

高山空氣稀薄的乾冷空氣一直是我的最愛，湧過稜線的強烈氣流，吹拂著您的信心，就像你在生命邊緣的探索，還記得那年少歲月，努力踩著冰階來到了台灣最高點，看著山影映照在遠方山脊面，當陽光沒入了台灣海峽，萬物俱寂，銀色大地襯托出了夜光的星空，世界彷彿是靜止的，第一次的峰頂宿眠，伴隨著初生之犢的勇氣與傻氣中完成，有時仍不知自己是羽化另一個國度？還是存在真實的社會之中。

幾近水平的光線絲毫沒有一點溫度，卻將山的剛毅顯露出層次的節理，並灑下了溫暖的色彩，溪谷的南湖山系也由黑綠色轉變成紅通通的立體模型，北方的雲海被壓制在一定的高度，到達啞口滿溢出絲縷般的雲絮，緩入平地的山稜線化成了孤寂的島嶼。

海洋島嶼的遠方是穹蒼模糊的延伸，沒有明顯的分界，卻展露出漸漸茁壯的山影，看著山影的茁壯與色彩的式微，真怕一溜煙兒一切都將消逝化為烏有，但不用期待與惋惜，那一刻終將到來。

## 日落西山的最後光線抓走了台灣高空的所有溫度

峰頂的寒風和最後的餘溫都在同一個方向，似乎這是台灣高山一慣的自然現象，也就是享受餘溫的同時，你必須面對溫度的敵人，就像追求塵世間的一切事物一樣，但享受這絕世的孤寂，肉體的折磨和心理上的疲憊都將是心靈的提升，就像寒風與餘溫一樣，相左又相輔。

當陽光變成半球之後，加快了下沉的速度，大地上只剩下高山地帶用最後的溫柔說再見，當緩慢不再的時候，

最後的光線抓走了台灣高空的所有溫度。

## 營帳內的氣溫是現實的傢伙

溫度原本就在冰點以下，最後一絲的光線不再眷戀著大地，凡人也不可能眷戀黑暗中的冷氣，隱入了營帳內，世界的一切等曙光來臨之時再說，時間全部交給了關機的手機和 GPS，果腹喝熱水之後，套上所有的衣物，頂峰的溫度似乎不如平地凜冽，但還是會有陣陣的涼意將你搖醒，溫度下探六度，似乎已經是台灣雪地的溫度極限，拿起酒精爐煮熱湯喝，才發現水已結冰，溫度回到零點，再點燃蠟燭，酒精爐和蠟燭聯手運作，讓溫度計內的酒精衝到了十六度，這應該比目前平地還溫暖吧？喝完熱湯，溫度又掉回零下四度，營帳內的氣溫是現實的傢伙。

## 峰頂上的擺盪氣流是淘氣的夜魔

高山精靈除了氣溫之外，還有他的朋友，叫作風，風吹的方向就像他淘氣的個性，除了地面之外，每個方向都有他的伙伴，有時左邊踢一下，緊接這右邊踹一下，你不能說他們有一定的頻率步調，只要他們想弄，就會給你搖滾一下，淘氣的不只有風，而是他的產物，聲，謂之『風聲』，腳步聲化成規率但時而間斷的人，就停留在你的營帳之外等待你開啟門扉，你千萬別理他，但也無須擔心，因為最後你會變得麻木的，夜魔化成各種姿態，最強的那個一直存在你心中最深之處。

## 夜裡醒來 自己又是另外一個自己

高冷地帶獨自攀登是美麗的終極追求，諸多年少心裡的幻象和幻聽早已不在，但那是美好不可多得，至今仍無法尋找到當時的冀動，只有繼續追求邊緣地帶的感動，每每山野夜宿，夜裡醒來，自己又是另外一個自己。

## 星空中的獵人有著讓人遐想的腰帶

夜裡起來到外頭散步，天空的獵戶是冬季最美的排列幾何，亮度似乎不是吸引目光的主要元素，黯淡的腰帶排列最能吸引目光聚集，天南地北的方向指引在現今的科技潮流之中變得不太重要，星星就當成單純的觀賞，當我們離開這個世間，他還在發光，或者說當我們看到的時候，

或許他早已不在。

## 環場氣壓 640 與零下 8 度 C 是此刻擁有的數據

拜手機之賜，『時間』不再垂手可得，登山過程已經對時間感特別忘懷，日出和日落的作息法則也重新定位，日落而行是一種美麗的約會，和夜的精靈與內心的自己對談，午夜後的散步也將發現更多的景致，尤其是走在星光月色的聖稜之中，享受全然的孤獨，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獨享的，只是可惜，今日月亮追著太陽的腳步走，只看到金星和木星的璀璨星光，不然銀色大地配合上月色更顯得孤寂，溫度計的讀數已經是零下八度了，這是什麼時間呢？開啟時間的寶盒需要多重密碼，明日還要讓手機充當相機以便進行雙機運作，只好委請開機和定位都非常迅速的 GPS 代勞，連在帳棚內都可以定位，科技真進步，但我只是想知道時間，喔！清晨四點半了，離日出時間還有近兩個小時，只好再休息，順便看一下氣壓狀況，比昨夜稍低一點的氣壓 640 mb。

數據畢竟只是數據，它不足以代表什麼，永遠都只是參考數值，人性很難被量化的，當阻難到來的時候，有時候是不得不如此，在平地或許十度就會讓你不想動作，但在高寒地帶，零點之下身體疲累，竟然還可以獨自在雪地上進行紮營的細微動作。

## 晨曦中的曙光藍帶有著凡人的冥想

低溫之下，不管是時間的寶盒或者 AVCHD 的動力來源都處於睡眠狀態，時間寶盒的鬧鐘功能也沒有特別去開啟，除了怕電力失效之外，當曙光打到營帳的時候，凡人應該會自然醒來吧？

不曉得當時的狀況，突然間就起床，透過營帳的通氣口看到南湖中央間的曙光藍帶，著好裝穿好鞋準備拍攝器材就往賞日出之處，來回逛了幾分鐘找出一塊較好的地點，往圈谷看去，排列成隊伍的螢火蟲正往峰頂上行，此時離日出之刻尚有二十五分鐘，五點五十五分。

人們總是將最美好的部份隱藏在內心之中，凡人也算是這種人，我知道有那些不受青睞的地帶是欣賞曙光藍帶的最佳地點，那個地帶不會有其他人，完全屬於你和天地萬物的冥想契合，如此瀟灑與自由，凡人就是在追求這短暫的契合。

## 日出之後的峰頂人潮比 7-11 還要多

陸續來的人潮，普遍都有的共識，待一會兒會有很多人，能先拍登頂照的就先拍，登頂照似乎是傳統，記得自己通常是不在意是否有拍登頂照，有一回清晨一點半獨自走過黑森林，上了主峰拍一下曙光藍帶就往翠池前行了，記錄真的是一種沉重的負擔，但賞景和散步是甜蜜。

先到的山友，趕快拍登頂照，因為他們更清楚後面隊伍的狀況，算是考慮到後人的拍照空間，也算是避免別人進入自己的登頂照當中，或許還有諸多複雜的心理層面問題，大家都在追逐一個『紀錄』，凡人也不例外，但是如果大家都趨之若鶩的，就先緩緩，所以當有人進入日出的錄製鏡頭，原本想請他稍微移動一下，但這不就是真實的一部分？所有的一切都將隨風而逝，你的『紀錄』或許只有在你有生之年有所意義。

## 人去樓空之後 你依然還是你自己

比便利商店還多的人潮從六點一直到九點，接著人去樓空，只剩下重裝放鞍部正要上來的零星山友，登頂之後，有人要找真正的三角點找不到，有人至少要拍到後來增加的那四個大字，有人更在石板上刻名字，仔細想想，這些東西都是先來後到，塵世間的人都很可愛，刻名字在上頭能天長地久？摸到三角點能成功蹟，但是實質的助益為何？只拍登頂照留下影像或影片的記錄是要作什麼？或許都是短暫的假象，但是每個人都藉此尋求身心靈的滿足，凡人自己的執行方式只是和普羅大眾稍有差異，本質上也是一樣的，有人尋求身心的滿足，有人追求身靈的滿足，但是這一切一切的記錄與回憶，您終將帶不走，最後，你依然還是你自己。

